





36905



邱邦士文集卷十一

記

軍山廟記

按曾子固文集載軍山廟記而予寧都祀軍山神遂  
 傳神為子固者非也蓋軍峰山神爾古者嶽瀆山川  
 唯天子諸侯得而望祀疑於其環山麓數百里內獨  
 有王侯朝祀齋宿之宮不應更為神貌後世則有之  
 如昌黎所記人廟祀之謬緣飾出一段精意南海神廟之類是也然廟以臨海其神



寧都邱維屏著





必南面而祀者反北向若與望祀之義相背然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意所以神明夫神之至見其山  
海嶽瀆之靈不獨在崇隆汪洋之際雖南臨而北面  
而杳藹玄冥之間莫非赫赫穆穆之所蟠護而昭燭  
者已今山嶽之神即編戶徒隸皆得奔走祈禱而朝  
廷歲收其香火之貲以供國用至如予縣之近若大  
華蓋軍峰諸山又反為神仙宮室之所占處而予縣  
去軍峰山一段精意出來一百四十餘里顧反有山神之廟使編戶  
士人得展其望禱之誠此尤足以見神靈赫穆蟠護

昭燭者之無所而不至也軍峰山在吾縣之北望當  
夫清明之候天氣灑然而潔清其峰頂聳峙於神霄  
碧漢之際人固得而瞻矚之其于族居縣之河東屋  
戶皆西北向又嘗建神廟于族居之左廟門向與屋  
相鄰並凡諸廟屋右池塘諸水之所蓄洩與左山澗  
之所縈抱更合出于廟之前左其外乃築為坡堤植  
樹木近四五十章使其里居岡巒水土之氣蘊隆蔚  
茂以發育其蕃秀若有所崇積磅礴而不得洩者今  
年秋羣里之人乃復謀徙神廟于其上而鎮之蓋以



軍峰山與神廟之臨望計之固如前所謂南北之殊  
 而皆莫非赫赫穆穆之蟠護而于里居特直其西南  
 之隅即其里居廟緣飾一與所以處神之靈于常尊之地  
 固其肅敬之所宜也。廟舊廣僅踰尋長不過三之里  
 人為慶會齋醮歲率迎神至族祠堂祖神方是自家正處頗為  
 非禮。今廟深幾十尺廣幾十尺而別為庖湏之所于  
 廟之右予尤聞而善之于是為記凡廟之作里人率  
 計丁出力丁十人并出銀一兩年十五下者半之踰  
 數則惟所欲而董其事之勞而可紀者為邱某邱某

皆記之于碑左

段段據理見今人廟祀之謬便一邊于段段中緣  
 飾禮意此禮不違俗又因俗而反之禮之意文真  
 佳極。魏凝叔



浮藍渡永贍橋田碑記

臨縣治跨水而為橋春潦解湏縮而後架者凡四處  
自是而下達于省府千里間舊未一有也近十年去  
縣三十里璜溪有之三年去縣郊五里浮藍渡又有  
之而其四橋者或時則罷而不得置于既愛浮藍渡  
璜溪之名風景足稱時往來而徘徊之璜溪董尚書  
中書大理父子與夫人溫氏所生之鄉雖經兵燹寇  
盜之所過殘而烟火林木猶彷彿其故其居人相聚  
為橋以出入宜已獨其橋乃創出于十年之近亦畧



可怪而浮藍渡初出縣郊客塗樵採牛豚之經遊菽粟稻蔗之棲被其聚落錯置每在數里之外風雨昏夜淫漲當其候行步稍繭而不前即舟人樣船以待猶目熒熒然視其眉睫顏面唯恐有失况遲疑有所需雖衣冠士或不免于挪揄者乎然木橋之置謂宜急于縣治而獨後璜溪而創橋豈其事之興亦有待其時耶抑與縣四橋相與為廢為興然耶渡之西上五百步故有庵庵有僧某于是日入城市墟里遍拜呼于人曰浮藍渡願長有橋凡城及鄉好義者亦

日趨出銀置田若干石歲入租為浮藍渡橋費于是而浮藍渡長有橋而丐予言書其籍予曰此僧所謂修福田者也予則將以儒者之言言之浮藍渡凡縣之人共之而僧庵幸在于是是以獨求呼于人孟子非迂見牛之說與縣多好義繇是而不難捐銀以具田非先儒論大學治平括以感與推之說與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回者邪也夫以邪求福非所謂善求福者若君子則不然矣如此財以必施施以買田田以作橋橋以渡人者是也然則異日而聞吾縣復有如



璜溪董尚書大理之榮顯者吾謂必因于此橋所以成詩豈弟之旨者則必又將以予此言為瞽史者之言矣于是僧某乞諸公皆自占其數于左云

文有雅韻不涉嫵媚 彭中叔

贛州府經歷署寧都縣事李君善政記

會省西最上游曰南贛寧都又贛上游為山始導盤僻若不與他府縣聞然其去凡止游諸府曰南安曰建昌撫州曰吉安臨江袁州曰南昌皆遠不越五七百里故其民之安與困所服所厭不及旬之外已知之矣其在今也縣創寇兵抑創于數吏其土者其真為治猶不能餘一年近而數月凡署事中幾易始得府從事李君李君署最久或久于真治而寧都恒以其治聞一日真令至李君去而民有思有來乞予書



其事于石諸言其事者與予前聞無不合也予惟書他令事宜以某某條記于石俾後視石者即得某某其李君之事獨不如是固為真在于民其無事書于是書其論李君之意庶幾告之久遠攷之周官六計之弊一以廉為要而于李侯尤信矣前此縣之侯敗治不一端究其原則莫非昧也即其他宜書書其侯之善非書其于民善也今以予前所聞及所告侯之廉又幾五六年無有也前此吾縣治及署治者莫

非進士鄉舉及貢于大學者今侯以司掾起而廉若是殆幾百年矣一未之有也侯在吾縣不獨不以他事名一錢民所輸百徵其耗不溢于三所市價皆以平行即吾民有田丁貨者告皆如是矣且侯無負于人以故能一以其意為治凡薦紳名秀士不以其私干干不以聽而縣有協鎮衙分治兵往稍未快時踏縣門相叱呵至暗不以發者惟侯之日為然侯為治嚴而色若甚平所治以其事至皆徐徐應中必十強其五六訟者以其處分意在不為爭皆歎其平所不



當其執持猶自有意直胥吏役之狡為屈曲以中其  
隱故縣為蠹數一時去而徵歛役尤甚侯令主役者  
分畫之使多寡必清縣有南漕米輸侯令輸不以總  
斗升可自負至倉上之所積無容每以餉縣鎮兵遲  
速皆自適其節兵尤不得為譁凡出內役持其簿至  
讀曰云云語方畢侯即曰數贏縮有幾役私覆無圭  
毫失且吾聞自侯之至民方稍起焚割而積欠幾清  
然民不敢怨者侯自治廉也侯廉歛必中程民不以  
怨而以思以侯之自治廉文者不以豪軋民武者不

以力軋民而侯得徐徐治也故曰周官之云以吾侯  
信然為治之吏率曰寧都難治以其民有口而幾怨  
也自吾亂離始未有聞即往時每聞其士民于凡官  
之去治孰不以祠以碑其治官于凡祠若碑孰不曰  
此寧都士與民如此此寧都民與我如此然則下孰  
不欲得其長吏心而長吏孰不貴得其下心寧都豈  
難治哉特其所為祠碑務使上下皆有所考爾告者  
又曰寧都學宮直城西郭兵興廟且大毀而諸祠廡  
堂齋皆盡侯來俞諸生請督建之又曰民產惟田穀



今耕戶牛種亡少田蕪矣抑稅未盡捐初所報上半  
格未下侯請得而行之凡侯政大體如此則有縣誌  
暨學宮之碑故亦無事言

縷綴有秀色集中別調 彭中叔

浴仙湖書屋記 代

萬歷四十五六年予讀書蓮華山于峰頂浴仙湖傍  
近作為書屋湖繇仙女張麗英浴此得名麗英自名  
太白之精自其所居金精峰迤西幾三十里至湖而  
沐浴麗英時地未有縣後雖建縣揭陽不直今治蓋  
其生當始皇求訪神仙之際屏處蠻粵荒徼之間其  
出入金精蓮華數峰皆當今治之西天文書曰太白  
西方秋司兵日庚辛于今縣治適合何耶予既讀書  
此地時天下承平已久不知兵而遼東西難初作念



吾縣獨自來少兵禍意麗英太白星精于秦漢兵鋒之交固不欲稍露見于世而潛匿于此且以知百千年後必此數峰當縣治西遂自奠其方位宜此縣特少兵禍而西方白虎七宿終于觜鵠虎首參伐之間狼弧天狗皆直其下獨玉井主水漿故以女人身浴于此其不欲出其影迹使稍露睹於人世益明矣後二十年予為兵部郎遠兵禍時作時止既又數遷為兵科都諫而天下盜賊方起秦入中原蹂躪荆梁徐豫之區予遂上言宜防寇自楚關入川秦之路當使

秦兵豫寇但成持局而先爭勝勦絕其南出江漢黨與之寇其愚固以按天下形勢所在以西嶽太華玉井之峰當扼絕諸寇使太白居西方奠伏其所而不復見禍于天下然特日夜張皇羽檄論奏之間徒竭其少壯伏處巖穴之所講習思維者而不足以支持應給于萬一而兒子輩又方就浴仙湖傍書房讀書其間當念其父既膺 熙朝爵命之榮又且累書訓敕諸子使接武以來宣力效謀國報稱于 皇國其于星緯雲氣風角方輿形勝主客兵美之書外禦內



靖自古經畫勝敗之事蹟適今當世之務固宜朝夜  
勤講而熟習之于此室也遂書此以寄題于屋壁因  
以為記崇正十六年九月望日書

苟全居記

全之為言全也不獲乎其全而徒取其微末之所寄  
守固陋而就殘缺以詡詡然于人曰吾如是是亦已  
全矣則已非猶夫全之為言也萬類之情全之而后  
以為欣不全之而后以為戚然當其不復之知何者  
之為全于天下而第因其我之所欲全者之無所戚  
則以為吾如是是亦已全者其果可以詡詡然于天  
地之間矣况其有全之而不得全者乎中庸曰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聖人



天地之為全者也莊周曰蜩與鶯鳩曰我決起而飛  
搶榆枋而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  
南為是鶯鳩之為全者也以為未全則諸天地鶯鳩  
聖人無不戚然為有憂以為如是全已則天下無有  
更出吾所全之外者此諸葛武侯之所以抱膝而長  
吟視夫三士二桃嗜欲戕伐之紛紛者為吾草廬中  
之海鷗而已矣故其言曰苟全性命誠全也誠無足  
憾也三顧之加永安宮之託瀘水不毛之入祁山之  
數出親覽二十之罰噉不數升之食然後鞠躬而盡

瘁趨死而後已而如司馬仲達敵仇竊相與欣然樂  
之彼諸葛武侯遂亦已無全之人矣而吾友彭天若  
則又異是夫生而自廢好棲遯長先吾黨為山澤之  
癯豈天若已乎少長縣城有柏巷之居東南十八九  
里雲石之巔有館焉鞠躬侍養牢酒相奉出與朋友  
談笑為樂天若無不足者顧天若尚氣誼好名節樂  
人之樂憂人之憂走江達海閱交兵粵之名勝當此  
之時天若豈畧有自全之心也張口譚說凡史書所  
載負勝者天若皆欲以摧其中堅而蹈其瑕而年未



四十遂已廢然退喪亂奔走竄伏于山谷是時天若  
築室避居于三嶽之峯猶未能以即安于其室如是  
者七八年遂徒抱一卷以栖遲焉至于今天若年五  
十有五復弃其峰南之居並其友李生曾生族子中  
叔與相鄰並者而違之携妻子結屋于峰北又稍徙  
就無人之境夫天若蓋幾勞瘁而后得諸葛武侯之  
所謂全者矣與諸葛後先亦大有以異夫天若則亦  
果無憾然已矣乎詡詡然以告于人曰吾其尚可以  
全矣乎然則與全之難也如是于是使其友邱維屏  
道其意誌之于屋壁癸卯六月丁巳邱維屏于是乎  
書

用意似雷同子瞻醉白堂記然筆意殊不相倣。  
特于武侯出廬之痛罵苟全顧長康至此當自閣

筆乙卯自評

感慨意以一線自推自就自圈。極說苟全之全  
苟而全便有許不全處意在言外中叔



茅鹿門五代史抄記

予家 僉憲公遺書獨得史記評林予自十五歲藏  
去讀之于評者喜讀劉湏溪唐荆川茅鹿門語所不  
喜者楊升庵李來一也後及讀古文始知唐茅二先  
生最善論古人文字而茅評八大家諸叙予尤愛之  
以為即此當與八家文相頡頏宜乎其善評八家之  
文也然予無其評本皆從大家借覽之今年春就石  
塘里庄督耕獨借得所評東坡文日引兒子於田畔  
古廟閱耕又因與說文字而是年縣豪相聚巨室恒



見掠擄有書者皆散見抄散予閒入城值兒童手殘本  
收得數四中惟綿板歐陽公史抄十本獨全不缺往  
時借八家文抄少史抄故獨未讀此叙今又得而讀之  
文固猶是佳也有謂鹿門集中但此十篇文字為佳  
者吾則不能解也然予于鹿門史鈔序惜歐陽公不  
得如班馬者以無左國及楚漢東觀西京諸本此則  
吾不謂然也楊升庵謂史記前文多為左國所掎唐  
荆川評選漢書于史記所已具者篇皆不錄歐陽公  
作五代史無他佳本遂即野史家乘而為之而其文

乃得太史公之遺此公之獨勝千古處不當以是為  
之惜也愚謂自今有作史者皆能即當時事語為之  
且不能不就當時人文字求之此其史之佳所從出  
也何從而為之惜哉己丑年十月二日石塘病農邱  
維屏記

論作史法獨到之見

彭中叔



邱邦士文集卷十二

跋書後題賦四六

木立師六十壽卷跋

寧都邱維屏著



右易堂諸子壽木立師六十文并詩師或自呼愚者  
故又稱愚者大師先是十二年予舅魏冰叔館水庄  
一日招予曰有僧至殆非常人盍來見之予走見語  
數日而去後李咸齋又自三嶽呼予曰師置黑白子  
分合論圖書易數不能解爾能解不予則又見之見



論陽明子三間喻師遂出三間說及各安生理說見者皆讀讀或三四讀或六七讀或八九讀乃能通解久之廩山使迎師師歸于是知師乃廩山水立師予後乃過師廩山景雲寺及吉安之青原師出家易時論圖象幾表示予及他得所集著通雅炮莊中旁通物理韻原諸編蓋師始去寧都還廩山特為予論易數原委其言洋洋洒洒盡紙幅六七尺而罷及予過師論佛未入中國時吾中國莊周列禦寇之言固已有佛之說凡佛之言名號世界壽命空劫一皆若莊

周之寓言非實事而世遂執而信之師笑而呵之曰此則不許道者夫大傳不云乎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自古虞夏殷周之世未嘗不經憂患而典籍所載其變易于獲常故易傳獨至箕子文王始舉以當艱貞之實而孔子序次逸民亦首列伯夷實與文王箕子後先其時當此之世彼至聖仁賢貞臣烈士之所為激發而摧藏者宜于古亦稍變矣此豈非所謂中古之世也耶伯夷求仁得仁可以無怨及自以為神農虞夏之忽然而沒又不能以



不怨而司馬遷計無足以解其怨者于是特為之引  
賈子狗名之說于顏大跖壽之表而卒歸于後世之  
稱亦已疎矣且吾嘗讀周詩南山有臺之篇而見所  
為燕饗通周<sup>用</sup>之樂相與願祝猶以萬壽為期而至周  
公子父相沿取宓戲之畫彖其卦而象其爻其所言  
者不過七日八月三歲十年之間若無與于遠近幽  
深之來物者奈何莊列之徒動以千歲上征乘雲氣  
餐沆瀣長萬古而不老為辭其言與賈生之寥廓忽  
荒養空而遊屈平之神奔鬼怪造旬始而遊清都亦

何以異是要皆悲憂憤發哀樂之情慨慷詖蕩莫之  
勝而不可以自主欲使人窮極幽裔而妥帖其志氣  
呼招其魂魄者顧佛氏又其特甚者耳即如華嚴之  
世界諸佛之浩劫誠使千遠遊而萬齊諧曾不足以  
彷彿其萬一而佛之生平遠出荒裔之外畧不得詳  
考吾竊意其深處王者之宮身都世嫡之重而忽而  
逃匿于空荒之區壞衣蔬食稿形瘠面而無幾微之  
遲悔此其中必有大不得于心而不可以自達者故  
凡佛所言者其旨愈隱而不測則必其心之愈危其



言愈汪洋而若有所自恣則必其慮之愈深顧其稱  
名取類則與詭恢者瑣異者同類而炫耀之是以其  
說特盛于晉魏六代之際以靡漫而不可止而吾則  
謂佛氏之入吾中國惟近今後先三百年間始適得  
梵唄髡緇之正如西山之老佛雪和尚之流其最著  
者也莊生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又曰知其無可若  
何而安之若命者亦命也詭恢瑣異執取而炫耀之  
是猶指溟渤以為塗徑而日踐而蹈之者也師奈何  
不許吾以寓言道佛也雖然彼文王周公之言則否  
已易傳不又云乎曰辭危危者使平其道甚大百物  
不廢夫惟不廢者為能存存故夙之暮夜以號之則  
相與生生而已矣相與生生則相與不息而已矣此  
又師所為安生理之說也而予與諸子固何足以言  
之而壽之

深於經術故能為正大之旨發為奇快之論

彭躬  
卷



書黃維緝進士五十序紙尾

予不文然知惟彭子能為此文惟黃子維緝能知此文之意惟黃子維緝則能以此文壽孟子曰樂正裘牧仲此五人者無敵子之家者也此五人亦有敵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是故程山無進士故為黃子師若友黃子無進士故得師若友于程山夫有進士與無進士何足論然彭子所論進士巧陋之所繫何其重且大而尤篤耶使繇彭子之言得黃子之意則前世之進士可以不驕不驕則不愚不愚則不巧不巧



則不陋則其享有道之長庶幾延及于百世其薄海  
 以內之生民不憐罹于塗炭之毒一皆惟吾黃子之  
 所為德此則黃子之所以為壽者也吾故曰惟黃子  
 能知此文之意句獨舉此句在前是用意處惟彭子能為此文惟黃子維緝則能  
 以此文壽云吾然吾言孟獻子與五人無其家舉以  
 言黃子之無進士遂有見於孟獻子猶不能無家者  
 蓋獻子之為大夫之家累也久矣考左氏傳文公十  
 五年始見孟獻子之稱謚其後三年而魯君宣公殺  
 惡及視攘奪其非據之位又九年而獻子聘于京師

又十二年以淫名之荆楚侵魯及于陽橋孟孫請往  
 賂以執斲執緘織絰皆百人使公衡為質以請盟于  
 楚又二十七年魯作三軍孟氏以下卿使半為臣若  
 子若弟又八年而後終孟獻子之世獻子之不擇義  
 而諂辱侵奪以垂老而有其家者章章如是以視夫  
 織屨而食終身貧賤之叔肝豈能以公子母弟之既  
 貴而為之芥帶係累于其中哉故若叔肝者真能以  
 無獻子之家而孟獻子者不敢以項背而望叔肝吾  
 蓋覽彭子壽黃子之文而及孟獻子遂忽有見于是



因并志于篇尾以質之程山諸子云

論古人有發明 彭中叔

曹植司馬仲達書後語

書畧云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今足  
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俟其  
登陸乃圖并兵會之地恐非主上授節將之  
心也

予嘗病諸葛武侯意正如此然以司馬懿而待吳固  
可不矯理綸矢因魚鳥之便以搏執之武侯于魏則  
不可但因其便而搏執之者也且後主何如主則蜀  
漢為何國土乘危邀險而一圖魏雖亡蜀猶足以為



丘和士文集 卷十二  
烈坐待瘁死以漢業委之庸子奄奴徒為國賊之係  
累而已復何益哉復何益哉此愚之所以不能不為  
武侯深惜也若魏延從褒中出十日可到長安之計  
雖危而從之可已延不可任如司馬昭于鍾會鄧艾  
使之取蜀而隨有以制之可也不然用延計不用其  
人遣如趙雲者將以行尤其可也乙酉五月朔日記  
成敗利鈍非臣所知正須如此始稱其語彭躬菴  
悲歌激烈之言 彭中叔

書溫伯芳與黃金城書後

陰陽之家其來久矣自孟子已不能正言其謬特較  
之地險人事後世星命葬說皆沿此起古之人郊社  
冠婚葬行徙戰獵不擇年與時月惟卜筮日其故以  
為年時月陰陽宜稱人則可知不可以疑而有待日  
猶可待也其吉凶不可知是以重之于卜筮後世則  
賢者不能無惑矣其不惑者謂非大故所係不欲強  
爭為無事而忤俗子始覽伯芳是書至為死之說以  
爭之私竊謂非好自竒則徇理而激爾送母之葬不



立身文集 卷十二  
七十日伯芳之家果火鄰有力者至奮躍而救之火始罷已不能不有所喪當是時鄉使母故未葬此數有力者雖至伯芳必不及使之救火火四及而舉柩者萬一有不能勝伯芳遂與俱死其無足悔也其無足勝悔也然後知伯芳之爭確不為過不可不鑒

語切彭中叔

題畫山水冊

世用筆墨見其為人而或取于筆墨以自悅者由為詩賦論策而今文由卦畫而書篆而圖畫道與技情與事與理其上下源流蓋可睹也其勝亦惟人之所取之爾吾從子民望幼從予學為今文自吳中服賈歸始學為詩與書篆金石項之又從山學作畫一日因予過舍出其師粉本二十四章示予且曰吾師之法云云及其得意則擊節呼妙而已予曰皴染布置宜有法也子可以聽之師者也擊節而呼妙妙何從



指此非尺寸之所繫水墨丹青之所得而呈也子則  
何以聽之師耶且妙與法又將分而為勝如游夏之  
互譏而互難者子于此又何以取之庖丁曰吾道也  
進乎技矣子盍從子之師得之爾因書是于其冊之  
首乙卯五日松下老人書

分明是從怡情悅技中引入道理却便寫得悠然  
可愛并老人一段天良清惠處亦復畫出彭中叔

侯宗師試馬射賦

當時日之明照兮集修文之矍圃騏驎桀以來前兮  
倚風生而善舞何衆彥之英英兮盡被服夫儒者  
望馳道以當路兮委綠草之平蕪爰降鞍而聽命兮  
敢徒視夫豪舉于是左除道以憑驅兮右實置夫三  
侯侯三分于百步兮自旋明而底幽值將繇以對鏡  
兮遇而令其抹鞞若分鬢于臨面兮亦惟意之欲投  
北有堂而堂有庭兮設監者于此取記卒西而鳴金  
兮聲附中以相酬惟部勒之有素兮乃循名而矢抽



則有峩峩碩人楚楚奇士命世之良名家之嗣或冥  
心以內守或游神于霄際似恍惚以斯張若遺忘于  
控忌又或腋挾風聲曾盈雲氣矢未發而如摧馬非  
騰而猶寄至如妙比式于閔顏遠同鑣于繇賜既執  
馳而範驅亦毅循以率例斯皆技則未呈意有各至  
者也于時挾此良弓上彼駿馬鬚眉如飛裳衣自雅  
影縣月之在東跨流風而在下良逐先後之駿奔美  
挾東南以盈把雄姿畧本乎內生武德不因于外假  
爾乃花驄發樹鵠遙待縱送逝遊遨自從容以中道

曷前期以徒勞風穩吹于金絡日遲灼于玉筍恒志  
正而體直自不諂而不驕若其步遙初北勢極來南  
三花欲轉一發新探譬流水之下走比疾雷于作漆  
忽雲生以欲滿已星注而經三青絲拂青袍而渾合  
金響雜鈴響而疑兼捷分飛鳥之俊巧入承蜩之嫵  
至其三雉已全曾無固我龍媒還輕烏號自妥轉若  
梭環望疑綃裏矢集蝟毛蹄明印顆中必連來發原  
工可省度繇閒非好伊瑣若乃變化從心周還如製  
操縱無方激昂有致紫燕斜飛寶雕奮勢故欲離



五弄士文集 卷十二 十一  
冉冉而至詭遇王良變殼后羿是法非法得意忘意  
至如中駟可策上技難臻或嫻于後而蹶于先耕正  
已而求無怨于人亂曰白羽兮刷遠駿骨兮空卷挽  
輓兮策蹇風塵兮展轉鐵弓兮鍊連錢望天山兮長  
城邊

侯廣成先生原評清機自轉非沉酣于古人而決  
其肌髓未易言也

代請西山諾諾和尚上蓮山啟

伏以長安東在問西來而云何古佛南無信北面之  
如是風斯下矣憐目雲之出兮無心恭惟大師有相  
俱空為法出世清池皓月半几落在人間陶餅煮茶  
痛棒還須自喫所以語從魍魎莫也無言事敗承爐  
原非亂道念古賢唯只一唯是何上士省身者三容  
山僧諾而又諾定居下流戒心有五偶拈彼家之混  
話終屬千古之疑團某等本以竒貪妄希淨戒還是  
想金呪錢誰當種火生蓮仰惟世外慈悲實見人可



哀痛出頭受斧師吼拚得耳聾揖盜開門馬脚憑教  
踏殺况車箱之入谷十里頓前儻箭筈之通天寸絲  
不掛庭前柏樹一聞便過江來山上蓮華不到終須  
門外地分去住難道主賓人向真空都無玄要既希  
金鏡於象外須刮玉屑于眼中敢肅戒壇恭延法駕  
某等無任虔切祈請之至







